

· 徐 棚 ·

月落西山

· 5





月落关山

徐 栩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月 落 关 山
Yueluo Guanshan
徐 栩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25,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插页: 5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6,500

责任编辑: 祝乃杰 插 图: 安 迪

封面设计: 安今生 责任校对: 唐惠凡

统一书号: 10158·802 定价: 1.10元

内 容 提 要

渔家女冷月的新婚是悲苦的。她和渔民冯河还没有入洞房，丈夫就被日本鬼子、伪警察抓了劳工，在惊涛骇浪中长大的冯河坚强不屈，他虎口逃生，回到故土，看到的只有一片焦土和岳父的新坟；冷月，不知流落何方……国难家仇逼迫冯河铤而走险……谁不为他们的命运担忧、焦心！

这部小说，通过北满肇源一带渔民的苦难生活，一对情侣的悲欢离合，描写了一九四〇年东北抗日联军最艰苦的时期，李兆麟领导的一支挺进支队直插三肇地区，在地下党的配合下，牵制敌人，解救人民的浴血奋战。小说塑造了指挥员益犁雨、陶大成，女战士苗岚、金玉珠，老渔民酒仙和绿林好汉“单打一”等人的光辉形象。刻画了县参议员三浦直弥、县长达瓦、伪警察王冶的凶恶面孔。那跌宕起伏的惊险情节，松花江畔的枪声和傲木台的鏖战，还有那患难中的爱情——月落关山，催人泪下。

以崇高的敬意，
献给东北抗日战争中
牺牲的先烈！

目 录

一	热泪化作倾盆雨·····	1
二	此恨绵绵无绝期·····	21
三	凄风苦雨露沾衣·····	41
四	藕断丝连情依依·····	61
五	相逢何必曾相识·····	80
六	阳关正道何处觅·····	97
七	黑夜沉沉盼晨曦·····	118
八	告慰英灵正相宜·····	141
九	浩气长存垂千古·····	159
十	风筝飘摇碧空低·····	183
十一	萍水相逢渔家女·····	200
十二	穷秋寒霜荡春意·····	220
十三	烈火无情道有情·····	238
十四	一叶孤舟泛清漪·····	251
十五	运筹帷幄戏顽敌·····	272
十六	肝胆相照马蹄疾·····	292
十七	作茧自缚害自己·····	308
十八	西风猎猎舞战旗·····	331

热泪化作倾盆雨

一九四〇年仲夏的一天夜里。

夜，漆黑，闷热。乌云低垂，隆隆的雷声不时地从东南滚滚而来。雷声迟钝而低沉，仿佛紧紧地贴着地面。狂风骤起，它象一根无形的鞭子，驱赶着乌云。翻滚的乌云象是无缰的野马在浩瀚的天穹里驰骋。突然，一道明光耀眼的闪电，紧接着“咔嚓”一声惊心撼肺的雷鸣，暴雨随之象瀑布般地倾泻下来。闪电伴着雷鸣，狂风夹着暴雨，肆无忌惮地荡涤着松花江两岸的千里沃野。雨水从千山万壑涌进松花江，浑浊的江水咆哮着向东奔腾而去。江水“啪啪”地猛烈冲击着江岸和停泊的船舷，船舷、锚链持续地发出“嘎吱吱”的声响。雨，大一阵、小一阵不停地下着。

蓦地，几束灯光划破夜空。闪电下，只见三辆载斗摩托车和五辆带篷汽车沿着公路相继从肇源城里风驰电掣般地向码头驶来。前面那辆摩托车上架着歪把子机枪，伪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到了码头，摩托车嘎然停止。停泊的“锦州号”轮船上的探照灯亮了。从汽车驾驶楼里跳下“哼哈二将”——县警务科长、警正——伊藤正二，副科长、警佐——王冶。

伊藤正二身材矮小，方形脑壳，满脸横肉，圆眼睛，眸子里射出两道凶狠的光。王冶略高于伊藤正二。他，圆脸膛，黄眼珠，鹰鼻子，黄头发，看上去分明是个货真价实的外来种。人们由此给他起个绰号——文雅些称之“混血儿”，粗鲁点叫“杂种”。

伊藤正二皱着眉头、大声吼着：“哈牙哭！”

“哈依！”王冶垂手点头、毕恭毕敬，他转过身朝最后一辆汽车上的警备队挥手：“快！”

伪警从车上纷纷跳下。一部分将前面的四辆汽车围住，另一部分端着枪排列在通往拖轮的小道两侧，刺刀闪闪，煞是瘆人。

雨瓢泼似的下着，闪电一次又一次地撕裂开浓重的黑暗，焦雷一个接一个地轰击，更加剧了恐怖气氛。

带篷汽车的后帘掀开了，二百名被捆绑的劳工在伪警的催促吼叫声中顶着倾盆大雨，一个连着一个下了车。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可是，他们一个个面色苍白，目光呆滞，无一不露出茫然、绝望的神色。双脚缓慢地向前移动着。

拖轮上的鬼子闻讯跑出来，横枪站在甲板堆的大豆垛上，凶相毕露，虎视眈眈。

伊藤正二追命似的连连催促，“哈牙哭、哈牙哭！”

伪警们也虎假虎威地叫喊：“煞愣点，妈那个巴子！”

王冶上前一步拦住最后一个劳工，歪着脖子，皮笑肉不笑地说：“冯河，还想那小娘们吗？”

冯河停住脚，缓缓地抬起头。他全身无干处，雨水还不

断的从他头上流下来。他身材颇长，肩宽腰壮，长瓜脸，赤红面。宽阔的前额，浓眉毛、大眼睛，眉宇间透出英气。他看到王冶，顿时横眉冷对，额角上的青筋绷起，瞋目而视。两道月光恰似两把利剑直射王冶，浩然正气迫使王冶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下意识地伸手抽出屁股后那支王八盒子。冯河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不屑一顾地向前走去。

王冶象一只斗败的公鸡，伸长了脖子冲着冯河的背影叫喊：“小子不用逞能！实话告诉你，你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你死了那分心吧！”

冯河最后一个被赶下拖轮的底舱。“咔”的一声，鬼子扣上舱盖，又加了一把锁。

“锦州号”轮船的汽笛响了，拉起船锚，牵引着拖轮，掉过船头向下游驶去。

冯河下了底舱，眼前一抹黑，黑咕隆咚啥也看不清。浑浊的热气夹带着刺鼻的发霉和粪便的气味扑面而来，使他感到窒息般地难受，仿佛掉进了密封的罐头里。过了一会，他模模糊糊地见同伴们一个个抱着膀无精打采地长吁短叹。他小心翼翼地穿过空隙走近贴着水面的船舷的圆窗口，手攥着铁栏杆目不转睛地凝视窗外。窗外漆黑一片，可他那对眼睛瞪得那么大，精力那么集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强烈地吸引着他。凌空一道耀眼的闪电，石家店村里那棵歪脖老柳树映入他的眼帘。他情不自禁地踮起脚跟，嘴唇翕动着，含混不清地吐出两个字：“冷月……”

冯河出生于渔民之家。从小就跟父亲在松花江上打鱼，风里行，浪里钻，十五、六岁已成了父亲撒网打鱼的好帮手。

不料，在他十七岁的那年秋天，他父母连同另外五户、十六口人，全被鬼子强行并村时放火烧死。只是那天他进城卖鱼才得以倖免。他干老——酒仙把他接到身边，一老一小相依为命。夏日，爷俩江上捕鱼捞虾；冬天，爷俩行围打猎，不知不觉地过了五年。今年，一件意想不到的美事降临到他的头上——渔民冷老汉看中了冯河，确切地讲是冷老汉的女儿、冷月看中了他。并且不要嫁妆、不要财礼，只有一条——招婿上门。这样的美事到哪去找？

婚期定在牛郎会织女那天——七月初七。

冯河前一天来到冷月家。鸡叫头遍时他就醒了。他侧耳倾听，老人还在酣睡，冷月喃喃呓语，可能在期待新婚的甜蜜吧！冯河慢慢地坐起来穿好衣服，悄悄地下炕，轻轻地推开房门走出去。他的猎狗——虎子看见冯河，围着他前蹦后跳。

东方刚刚吐出鱼肚白，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上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晨雾静静的从江面升腾、扩散，无声地飘洒在屋顶、树叶、地面上。窗前的小园子里，一畦畦辣椒、黄瓜、青翠嫩绿。爬在秫秸杖上的牵牛花的露珠儿在晨曦中晶莹夺目。渔村的黎明，肃穆、宁静，空气清凉凉、甜丝丝的。

冷老汉父女住的是两间马架子，房前三面是用秫秸夹的杖子，房门对着小院门。小道的两侧是菜地，茄子、辣椒、黄瓜、豆角……应有尽有。

冯河将院内外扫得干干净净后又挑满一缸水。放下水桶，拎过鱼筐，抓起鱼刀蹲在地上收拾鱼。他正全神贯注地忙活着，忽然觉得肩膀上是谁按了一下，他身不由己地坐下

去。“地上湿！”他脱口而出，以为准得坐在地上。不料，竟坐在小板凳上。他惊讶地回头看去，原来是冷月站在身后。冯河顿时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是你？”

“不是我 是谁？”冷月拿个小板凳大大方方地坐在冯河对面，和冯河一起打鲇鱼。

冯河双手不停地忙活，眼睛不时地看着冷月。不知怎的，冯河觉得今天的冷月更漂亮了。冷月确实长得漂亮。不知是冷月从小喝的就是又甜又美的松花江水的缘故，还是“沙里藏黄金，渔村出秀女”。总之，她长得俊眉俊眼，杨柳细腰，虽说没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在十里八村也是首屈一指的俊俏姑娘。她，椭圆形脸蛋，密黑的柳眉，给人以“似蹙非蹙笼烟眉”之感。长长的睫毛下闪烁着一对湖水般的大眼睛，透出她那聪颖和俏丽。端正的鼻梁，微翘的嘴唇，相衬得恰到好处，胜似天生丽质、精雕细刻的艺术珍品。鼻子两侧有几颗星星点点的雀斑，又为她增添了几分妩媚。冯河越看越觉得冷月美，越美越爱看，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停下双手，呆呆地凝视着。

冷月见冯河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她莞尔一笑，抬起头，闪动着她那毛嘟嘟的大眼睛示威性的盯着冯河，问：“不认识？”

“认识！”冯河笑了，“只是没想到能有今天！”

“没想到？看你长的又精又怪，却象个木头疙瘩。”冷月的话里带着对冯河的一往情深而又不被理解的委屈，“行了，先干活吧，晚上让你看个够。”说完脸上泛起一层红晕。

冯河心里一动，说：“脸红啥？忘了，小时候我背你、抱你了？”

冷月听冯河这么一说，脸不红了，变得十分自然，她深情地瞅瞅冯河，说：“你记得过去，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冯河小的时候，家住在石家店，与冷月家是东西院。冷月生下不久，她妈妈便含恨死去了。冷老汉既是爸爸又是妈妈，抱着她吃百家奶长大。冷老汉只要出去打鱼，就把冷月送到冯河家来，由冯河母亲照看。冯河母亲很同情他们父女，她又没有女孩，出于母亲的天性，就把冷月当做自己的孩子抚养。赶上捕鱼旺季，冷老汉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即便冷老汉回来，冷月高兴了搂着冷老汉脖子回家；不高兴了嘴一撇，摇头不干。冷老汉也只好由着她。子随母性，冯河比冷月大三岁，自然象哥哥一样带着她、哄着她，时时处处让着她。有时冯河打了个雀，烧熟了那两个腿自然是冷月的。即便这样，她动不动也要耍个小脾气——一头坐在地上，手捂着眼睛，小腿一蹬哭个没完。她哭够了还得向冯河母亲告一状：“哥哥欺负我！”冯河的屁股免不了挨母亲几笤帚疙瘩。冯河有苦说不出，只好忍气吞声。一天，冯河自己跑出去洗澡，正玩得高兴，冷月又跟踪找到他，亲热地向他招手：“哥！你上来，我给你好东西。”

冯河看冷月顿时皱起眉头，本想假装没听见不理她，那隐隐作痛的屁股使他猛然产生报复的念头。眼珠一转，当即回答：“你下来递给我吧！”

“深不深？”

“不深。你下来看才到我腰。”

冷月信以为真，挽起裤腿往前蹚。水边确实很浅，水面在膝盖以下。岂不知五、六步之外是陡崖，水足有五尺多深。冯河说不深，那是他踩水的缘故。冯河看冷月往里走，紧绷着嘴怕笑出声来，见冷月一下子没影了才后悔莫及。连忙一个猛子扎过去，使出全身解数，好歹总算把她抱上岸。冯河感到后怕，小脸吓的煞白。冷月吐了几口水便呜呜哭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叨咕：“你坏，你坏！我回去告诉大娘打你！”

冯河也觉得做的过分，十分虔诚地说：“我坏！”

冷月听冯河认错，才不哭了。擦擦眼泪，噘着小嘴，伸手从兜里掏出两个鸡蛋，说：“给你！”

冯河没有接。自己办错了事咋好意思吃她的鸡蛋。

“今儿个是我生日，爸爸给我煮了四个鸡蛋，我给你留两个。”冷月说明原因。

冯河摇摇头，说：“你吃吧！就当 I 吃了，回去别告诉我妈就行了。”

冷月不高兴了，小嘴又噘起来：“你不吃，我回去就告诉大娘！”

“我吃了，你不告诉？”冯河担心母亲打他。

“嗯那！”冷月高兴了，“撒谎，我是小狗。”

冯河这才接过去，剥了皮大口地吃着。那次冷月果真没告状，自然，冯河少挨一顿笞帚疙瘩。不过，冯河从心里总觉得对不住冷月，不如让妈妈重重地打一顿心里才好受些。从那以后，这样的恶作剧再没出现过。两个人情如亲生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后来，冯河家由石家店搬到黑山，距离远了，彼此接触少了，年龄也逐渐大了。年龄的增长本来是趋于成熟的标志，但在青年男女之间，却变成了一座无形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孩童时期那种纯真、洁白无瑕的友谊，不但没有与日俱增，反而淡薄、疏远了。“男女授受不亲，沾襟掠袖就为失节”，似一把无情的剪刀把友谊剪断了。岁月象松花江水日夜不停地向东流去，冯河也没感到缺少什么，只是当他看到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摸鱼时，方引起他昔日那甜蜜的有趣的回忆。纯真的友谊，在心底的长河里涌起波涛。但是，一想到冷月那出人的仪表人材，卷起的狂澜瞬间就平息了。即使在江面上相见时，尽管冷月仍象过去那么热情，冯河却有咫尺天涯之感。他万万没想到冷月不找个富裕人家去享福，偏偏看中了自己这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打渔郎，甘愿跟自己吃苦，多奇怪！

冯河喜欢冷月那个漂亮脸蛋，更喜欢冷月那双巧手——能织网种田，会操船捕鱼，能缝连补绽，会描龙绣凤。有这样能干的媳妇，小日子能不红火？冯河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内心充满了幸福和甜蜜……

晨雾渐渐消失，炊烟袅袅升起。

吃完早饭，村里的亲朋好友，街坊邻里陆续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最先赶来的是杨氏三兄弟。他们原是冷老汉邻居，去年哥仨在城里开了个饭馆，起个雅号“一品居”。老大当跑堂伙计兼管帐，老二在灶上煎炒烹炸，老三在案上做面活。虽说收入不大，手头上总比渔民宽绰。他们为人热情，街坊邻居有个大事小情有求必应，逢事必到。冷老汉

和他们并无亲故，但冷老汉的人品、信义，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和尊重，彼此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听说冷老汉给冷月办喜事，便主动赶来帮忙。冷老汉见他们哥仨个来了，连忙从屋里迎出去。杨老大双手抱拳，说：“大叔，恭喜！”

冷老汉满面笑容：“同喜同喜！”

跟踵而来的是杨老大、杨老二妯娌俩。二媳妇进院头一句是：“哎哟，这么肃静！”

她小叔子正在窗户上贴喜字，回过头抢白她一句：“这也不是唱戏！”

“那也得象个样啊！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也得热闹热闹！”二媳妇为人心直口快。别看她说话象个刀子，对人可是热心肠，大家都说她是雷公嘴豆腐心。

大媳妇可比她稳当多了，慢声细语地问：“大叔，你看我们做点啥？”

杨老大也说：“大叔，你老分派吧！”

二媳妇插话了：“依我看，大哥当司仪接待客人，我们那个炒菜，三兄弟端盘子。大嫂待女客，我做饭、打杂。”

“中！按二媳妇说的办。”冷老汉满口应承。

二媳妇看了看收拾鱼的冷月、冯河，笑呵呵地走过去逗趣：“嚯！小俩口真热乎。你俩把体己话留到被窝去唠吧！”她一手拉起一个，“新娘子，新郎官！这活有人干，你俩该打扮打扮了。”正巧，老刘家哥几个来了。她一招手：“老二、老三，你俩过来收拾鱼。”

“二嫂！我们哥俩呢？”刘老大问。

“进了冷家门，没有闲着人。你去挑水，老四去烧火。”二媳妇给他们分别做了安排。

杨老二走过来问冷老汉：“大叔，你看都做什么菜？”

冷老汉笑了，他指着筐里的鱼，小园里的青菜，说：“东西都在这儿，你掂量做吧，大叔没挑。”

“好吧！”杨老二嘴上答应，心里犯了合计：招待客人应该做几个象样的菜，没有肉，这菜怎么做？多亏临来的时候大哥提醒带两瓶豆油，要不今个我这个饭馆出名挂号的掌勺的准栽在这儿。他看看筐里的鱼，心里豁然开朗，“没有肉，在鱼上下功夫。”刘老四点着火，锅里顿时嗞嗞啦啦地飘散出扑鼻的香味。

街坊邻居都来了。这些邻居大多数是渔民，手里没钱随礼只好以鱼贺礼了，来者都拎着活蹦乱跳的新鲜鱼。冷老汉的磕头兄弟、冯河的干老——酒仙，不但挑来一担鱼，还带来两大葫芦酒。

这位酒仙不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诗人李白。他是夏日打鱼冬天打猎的孤寡老人。他姓郑名森，祖居山东蓬莱。二十一岁离家闯关东：在大连拉过洋车，抚顺井下背过煤，兴安岭伐过木，黑龙江边淘过金，张大帅手下扛过枪……四十多年来，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北。五十多岁的时候，他竟象蒲公英的种子，被一阵风吹到松花江边，又干起打鱼摸虾的生涯。独居一隅，饿了吃，醉了睡，食宿无常，我行我素，过着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的生活。

他终身未娶，孑然一身，不过有两样东西形影不离：一是羊皮袄，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二是酒葫芦。他嗜酒

成癖，一天也离不开酒，随时随地都要掬一口。他赤红面，高眉棱，高颧骨，花白的长髯，给人鹤发童颜之感。背不驼、眼不花，身板硬实，精神矍铄。他年过六十，照样撒网捕鱼。动力气，年轻小伙子也怵他，若是交起手来三、五个不是他的对手。有一次，几个小伙子跟他开玩笑，把他那个酒葫芦钻个眼，然后又用泥堵住。他喝酒时发现酒没有了，挺纳闷，新装的酒怎么没了？仔细一看原来有个小眼，他猜出准是小伙子们干的。可是，小伙子谁也不认帐，说着动起手来。小伙子依仗人多，没把他放在眼里。哪成想一交手，小伙子们大吃一惊，他简直象条猛虎。指南打北，指东打西，三招两势把小伙子们打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最后不得不乖乖地认帐赔了酒葫芦。青年们尝到了苦头，明地不敢惹，暗中琢磨报复他。一天，青年们看他喝醉了睡过去了，几个人一递眼色，这个拽大腿，那个抻胳膊，一叫号把他从船上扔到江里去。本意是灌灌他再捞上来，出出气。不料，他下水就没影了。几个人见状不好，急忙扑通扑通地跳下水去寻找。在水里好一阵子摸，也没摸着，一个个只好爬上船。

“呵！……”他蹲在船上正抽烟呢！几个人又喜又怕不约而同地趴在船上求饶。他扫了一眼，说：“知错就行了，下次打折你们腿。”小伙子们从此彻底服气了。事后问他：“你醉了咋淹不着？”他回答：“别看醉了心里明白，我是酒仙。”从此，人们把郑森的名字忘在脑后，酒仙的名字却传开了。

杨老大看客人上得差不多了，时候也不早了，便向冷老汉建议：“大叔，拜堂吧！”

“中！”冷老汉满口应承。